

悲情、重生、柬埔寨

◎ 王端正

因緣不可思議，慈濟以殊勝之因緣，能夠數次深入災區，大規模賑濟柬埔寨，回想起來，真是不可思議。

柬埔寨，這個人口僅七百萬的中南半島國家，曾隨著「前進高棉」與「殺戮戰場」影片的賣座，而名噪一時。

事實上，誠如影片所描述的，柬埔寨在二十世紀中葉，曾經遭遇到一場人類史上慘絕人寰的浩劫。這場浩劫，讓這個原本有高度文明的國家，沉淪了二十多年，直到現在仍然民生凋敝，尚未翻身。

研究人類文明發展史的人，提起柬埔寨，就會想到光輝耀眼的「吳哥窟」，因為它代表了人類的進步與智慧，也說明了柬埔寨曾經是個文明鼎盛的國家。

參觀過完全由石雕建築而成的吳哥城，我們除了感嘆人類文明的昌盛外，更要感慨這樣的一個文明國家，何以會在吳哥城建成後八百五十年間，遭到宛如「人間煉獄」般的劫難。

提起柬埔寨近代劫難，要從一九七〇年內戰興起後說起。當然，在劫難之前，柬埔寨的國運曾一

波三折，而且一度淪為法國的殖民地，可是即使是殖民地時期，人民也從來沒有像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九〇年間的痛苦與淒慘。

柬埔寨，又叫高棉，古稱「真臘」，在十九世紀中葉與二十世紀初期，歐洲列強大肆發展殖民地時，柬埔寨與越南、緬甸、寮國一樣，都不能倖免地淪為法國的囊中物。

二十世紀中期，當越南與寮國興起抗法戰爭，爭取獨立之際，柬埔寨始終「處變不驚」，人民仍然過著還算安定的殖民地生活，短暫的太平假相曾被喻為「印支桃源」。

一九五四年，越南、寮國、柬埔寨三國脫離法國的殖民統治正式獨立後，共黨陣營與民主陣營的對抗在中南半島逐漸白熱化，寮戰與越戰也次第爆發，面對聯邦烽火連天，哀鴻遍地，柬埔寨採取了與兩大陣營若即若離的平衡策略，一時戰場尚未逼近，內政尚能維持偏安。

這種兩面保持等距的手法，在兩個陣營的強烈拉鋸下，當然無法獲得長治久安。一九六〇年代越戰轉趨激烈，柬埔寨也一步一步捲入戰爭漩渦。

尤其當越戰方殷之際，東國元首施亞努答應北越共軍假道東國攻擊南越而觸怒美國後，東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開始惡化，並於一九六五年斷交，從此柬埔寨不再能夠偏安，戰亂蔓延已不可避免。在此時期，東國境內除了越共開始活躍外，還有兩股共黨勢力相互在權力舞臺上明爭暗鬥。一股是東國土生土長，較親中共的「高棉土共」，一股是由北越扶持，受越共控制的「親越棉共」。雖然兩者同屬共黨陣營，但因背後的支持力量有異，彼此之間互不相容，使得柬埔寨不僅面對外患，而且也面臨內憂。

一九七〇年東國發生不流血政變，由施亞努一手挑選出來的國會議員，趁施亞努訪問莫斯科期間，藉口施亞努過分向左派分子屈服為由，策動國會投票，廢除了施亞努的國家元首頭銜，成立了親美的「救國政府」，於是東國內部權力鬥爭正式搬上舞臺。而施亞努則轉往北京，在中共的支持下成立流亡政府，吸收反新政府的各黨派，進行對新政府軍的戰鬥。

戰鬥在東國各地展開。剛開始，親美的東國新

政府在美軍的支持下，曾一度顯現樂觀前景。但亞洲人的戰爭終非美國人可以理解，加上越共與中共對東國反政府軍的全力增援，一九七一年起，東國情勢急轉直下，棉共軍隊步步向金邊進逼，政府軍則節節退守，東國局勢時安時危，時穩時亂，牽動了整個中南半島的國際政治形勢。一九七四年一月，棉共再度逼近金邊機場，政府軍雖然誓言作殊死戰，但在補給線遭到棉共軍隊封鎖，美國國會又未能通過白宮所提的援柬方案，可說是前有追兵，後無奧援下，東國局勢一發不可收拾；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金邊終於棄守，柬埔寨終於淪陷了，棉共軍隊浩浩蕩蕩開進金邊，這是東國人民悲慘命運的開始。

棉共軍隊以征服者的姿態進入金邊後，立即展開大規模的屠殺與整肅。他們整肅的速度和效率相當驚人，他們把城市的人口，逐出了城鎮，做了大規模的下放。擁有二百萬人的金邊，在棉共的強力驅逐下，短短五天內集體下放到偏遠農村，東國首都頓時十室十空，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死寂」的空城」。

當時目睹老百姓被迫放棄家園，扶老攜幼，一臉哀戚的被趕出城外的美國時代周刊記者曾作這樣的報導：

「在金邊，二百萬人民呆滯沉默的一起離開城市。他們有的步行，有的騎腳踏車，有的推著沒燃料的汽車往鄉下移動；這些人塞滿了街道，構成了一波波的人潮。原來擁滿傷患的醫院變得空無一人。病人有的跛行，有的爬行，要不然就是拄著拐杖，或由親友撐著，或躺在病床上被推往鄉下。」

除了把人民逐出城外，棉共也進行了政治報復與集體屠殺，據時代雜誌於金邊淪陷一年後的報導指出：

「自從棉共去年得逞以來，估計約有五十萬到六十萬高棉人——即高棉人口的十分之一，已因政治的報復、疾病或饑餓而死亡。」這種集體屠殺的層面，除了政府官員、軍隊將領、富商士紳外，並禍及任何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如教師及學生。這段期間整個家族遭誅連不稀奇，整個村莊被屠殺才令人心寒。所以時代雜誌當時說：「毫無疑問的，棉共政權是世界上最殘暴、最落後及最仇視外國人

的政權之一。」

參觀過座落在金邊市郊，陳列棉共各種殘酷犯行的「罪惡館」和殺人如麻，鐵證如山的「萬人塚」的人，都會相信時代雜誌的報導所言不虛。棉共「波布政權」的殘酷統治事例，聽起來雖然令人難以置信，但事實斑斑，又不得不信。

棉共占領金邊後，政權由高棉土共的「赤吉蔑」獨攬，「赤吉蔑」的「波布政權」慘無人道的高壓統治，已使東國「民有饑色，野有餓殍」，全國人民在恐怖控制下，敢怒不敢言；而「波布」專橫拔扈，排除異己的手段，已令人髮指，加上權力分配不均，所以引起了由越共哺育長大的親越棉共「吉蔑越盟」的強烈不滿。越共是中南半島的軍事強權，對柬埔寨「波布政權」時常充當中共的馬前卒，耿耿於懷，欲拔之而後快，於是利用東國政局的矛盾，在親越棉共的裏應外合下，於一九七八年發動重兵一舉攻下了金邊，建立了由越共扶植的「橫山林政權」，被推翻的「波布政權」帶著殘餘退入山區展開游擊戰。

「橫山林政權」能夠入主金邊，完全是越共出

動正規軍隊相助的結果，然而「請神容易，送神難」，越共出兵東國，攻下金邊，世界各國已經譁然，等到進入金邊後，又遲遲不肯撤兵，更引起國際輿論的同聲譴責。而越共駐軍東國期間，軍人作威作福，大肆搜刮民財與資源，使原本已經民不聊生的東國更是雪上加霜。

東國歷經近百年的法國殖民統治後，又在「波布政權」、「越共政權」與「橫山林政權」的先後蹂躪下，經濟更爲蕭條，百業更爲凋蔽了，人人自危，上下不安，整個國家陷於恐怖與混亂中。

瞭解柬埔寨百年來的坎坷歷史，尤其是近二十年來的悲慘歷史，就不難理解爲什麼東國需要大量的外援？爲什麼東國時常遇雨成災？因爲二、三十年來，東國命運多舛，基本設施只有破壞，沒有建設。以農立國的國家如果水利設施蕩然，哪能奢求增產豐收；如果內有黨爭不斷，外有強敵虎視，百姓哪有幸福可言。

一九九三年，對苦難的柬埔寨來說，是個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年。這一年的五月，東國在國際組織的期望與祝福下，完成了全國大選的民主程序，逐

漸擺脫二十四年來內戰不斷，戰火不停的陰影，開始在民主道路上蹣跚學步。雖然國內建設百廢待舉，而憑以中興的人才又告凋零，東國要想從廢墟中站立起來，恐怕還有一段漫長與艱辛的奮鬥路程。但由東國人民投票選出的第一位總理那拉烈先生，與他所領導的政府都有銳意革心的強烈企圖心，這又使東國存有一線從黑暗邁向光明的希望。

那拉烈總理是東國王施亞努的兒子，他留學法國，擁有法學博士學位。在當選第一總理之前，雖貴為一國王子，卻沒有王子的纨绔習氣，他為人謙和，仁慈愛民，頗獲東國人民愛戴，東國在他勵精圖治下，呈現一股中興的氣象。

一九九四年十月慈濟接獲東國水災嚴重，盼望給予救援的訊息後，立刻引起證嚴上人的注意與重視，東國國運坎坷，人民受了二十餘年的悲苦日子，好不容易正期待著「否極泰來」的一天，偏偏又遭水旱雙重災害的交相侵襲，造化弄人，實在讓人心生不忍，因此決定派遣勘災小組深入災區，瞭解災情。同年十一月三日，趁研究並執行「泰北三年扶困計畫」之便，我們先到泰北山區考察，並於十

■ 慈濟接獲東國水患肆虐，即派遣小組前往勘災。

圖中（右二）為精舍常住德然師父、

（右四）慈濟總管理中心副總執行長王端正先生和

華裔張豐隆先生（左三）勘察受災農田的狀況。



一月九日從泰國曼谷轉機進入東國金邊，由金邊深入災區，瞭解災情。

第一次「前進高棉」，心裏難免忐忑不安，雖然飛往金邊的泰航班機上，臺商絡繹不絕，但他們前往的不是落後的災區，他們要看的不是朝不保夕的災民。他們行色也是匆匆，可是他們懷抱的不是悲愴的心情，他們大都喜形於色的談笑風生，因為他們不是旅遊就是經商，誰又想得到在班機客艙的一角，有三位慈濟人滿懷悲心，匆匆地要趕往東國災區，和災民同苦同悲，感受他們的苦況？大約一個多小時的飛行，飛機在金邊機場著陸，等旅客興匆匆地提著行李，爭先恐後下機離去後，我們才魚貫而出。

金邊機場是棉共攻陷金邊時，外國僑民用以逃命的機場，也是柬埔寨最好的國際機場，但在我們看來這個曾經名噪一時的機場，實在太簡陋了，簡陋得連我們國內任何一個機場都不如。沒有寬闊的跑道，沒有現代化的設備，當然也沒有科學化的管理，一切因陋就簡，正顯示著這個國家的多災多難，以及多災多難之後所帶來的貧窮與落後。

下了飛機，我們發現一直與我們保持聯繫並安排勘災事宜的臺商黃福得先生與華裔的東國商人張豐隆先生等人早已在停機坪不遠處等候。他們一面向我們揮手，一面走向我們。

■ 貧窮與落後，在在顯示東國邁向復甦之途，必須少災難，全國的齊心合力才有希望。





■ 柬國內政部副部長何速將軍，是一位待人謙和又愛民護民的官員。

黃福得先生是首先將東國災情帶給慈濟的第一人，而張豐隆先生就是他在東國投資經商的伙伴。我們和黃福得先生握手寒暄後，由他介紹了張豐隆先生和我們認識。對於我們能夠到東國勘災，黃福得先生感到非常高興，他說：東國政府對此次我們前來勘災非常重視，特派內政部副部長何速將軍前來接機。何將軍已在機場貴賓室等候多時。從黃福得先生的口中，我們概約瞭解何速將軍的身分和地位，我們直覺到他是位在東國舉足輕重的人物。

走入機場貴賓室，只見一位身高約一百六十五公分，皮膚黝黑，體格健壯，額頭寬闊，雙眼有神，鼻樑不高，雙唇略厚，穿著西裝，打著領帶，帶著微笑面對我們的中年漢子。經介紹，我們才知道他就是頗受第一總理那拉烈先生倚重，掌握軍警精銳的年輕將領之一的何速將軍。

在貴賓室裏，何速將軍為我們做了災情簡報，由張豐隆先生充當翻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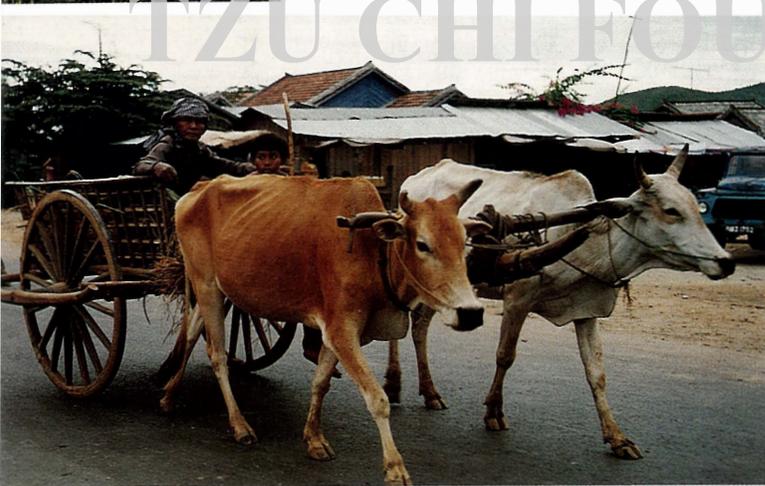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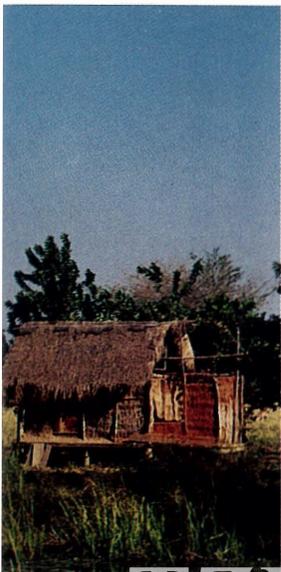
張豐隆先生祖籍潮州，身材瘦小，從小在東國長大，一生充滿傳奇，他精通華語與柬語，在這次勘災過程與往後的賑災工作上，都幫了很多而且很大的忙。他的華語講得還算流利，就是在字句中總會習慣性地嵌入一個「黃」字的口頭禪，讓我們乍聽之下，甚感費解。但知道了，聽慣了，也就「聽」怪不怪了。例如「師兄」，他會說師「黃」兄；明天早上，他會說：明天早「黃」上；講話，他會說：講「黃」話……害得我們以為「皇兄」明天要去「找皇上」，講「黃話」呢！

在簡報中，何速將軍輕聲細語，訴說著東國的困境與災區的苦況。他說，東國好不容易脫離了戰

亂（事實上戰亂並未停止，小規模的山區游擊戰還在進行），現在又遭遇二、三十年來罕見的水災與旱災，使柬國政府在賑濟災區，紓緩災情上，顯得力不從心，很需要國際社會的援助。

這位身經百戰，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的將軍，要求慈濟伸出援手，濟助災民時，臉上表情顯得有點腆靦。他表示，災民缺衣缺糧、缺醫缺藥、缺水、缺學校，希望慈濟能給予濟助。他說話的神情是那樣誠懇；為災民請命的樣子是那樣的悲憫，不由得不讓我們產生敬佩與同情。我們暗忖：一位政府的高級官員，為災民請命，態度會是那樣的謙卑，表情會是那樣誠懇，我們不禁要為柬國慶幸，為災民慶幸。

貴賓室很小，人員進進出出，何速將軍的談話也斷斷續續，由於是初次見面，擔心他對「慈濟」認識不多，不能體會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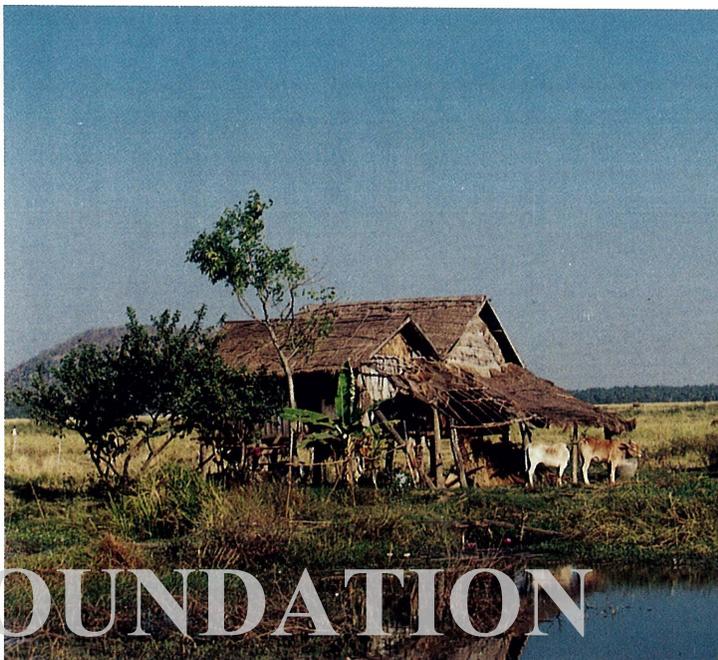
們國際賑災的原則與方法，因此在他做完簡報後，我們也簡單介紹了慈濟的緣起、組織、四大志業與國際賑災概況，特別是國際賑災的直接原則與重點原則，我們更是不厭其煩地詳加說明，目的是要讓他知道我們的精神與作為，好為將來的賑災工作打鋪基礎。

十一月的天氣，如果在北方，恐怕已經寒風刺骨了，但在柬埔寨，卻仍然暑氣逼人。貴賓室裏的窗型冷氣機有氣無力地運轉著，從冷氣口送出來的涼風，稍微驅走了一些暑氣，經過雙方的短暫接觸，彼此都已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

■ 涝害後的旱災致使農田
秧苗枯萎，連牲畜、牛
隻也顯得瘦骨嶙峋。

爲使勘災能安全且順利地進行，我們與何速將軍相約隔天深入受災慘重的干拉省與婆羅勉省。

有何速將軍同行，勘災過程當然安全而順利得多。在未到柬埔寨之前，我們從各種資料中知道東國有三多，其中任何一多都可能威脅著人類的生命。一是地雷多，二是蚊蟲多，三是毒蛇多。蚊蟲傳染瘧疾，毒蛇能置人死地，當然都很可怕，但最可



TZU CHI FOUNDATION

怕的是無處不在的地雷。在東國勘災期間，我們看到許多斷腿斷手的傷殘民眾，其中有小孩、有青年、有中年、有老年，有男有女，都是不慎誤觸地雷造成的人間悲劇。據聯合國的統計，東國內戰期間所埋下的地雷爲數以百萬顆計，是全世界埋藏地雷最多，最危險的地雷區之一，可說是隱藏「步步殺機」的地區。有何速將軍與他所帶的軍人同行，我們只要跟在後面亦步亦趨，就可確保安全。事實上，何將軍確也爲我們的安全負起了他應有的責任。

從干拉省到婆羅勉省，從婆羅勉省再到茶膠省，路途是遙遠的，路面是寸斷的，車行是巔簸的，旅途雖然勞頓，但我們不以爲苦，最讓我們感到痛苦的，是看見那些在馬路兩旁，用樹枝做支架，用樹糖葉或塑膠布當屋頂的簡陋難民屋，許多難民幾乎已經到了一無所有的地步，他們唯一生活的依靠，就是外界的救援。

戰後的柬埔寨，貧窮固不必說，殘破更讓人心酸，首都金邊除了老舊的建築外，幾乎看不到新式建築。而在老舊建築外牆上，我們依稀可以看到許多子彈射擊過的千瘡百孔彈痕。寬闊的市區馬路與

兩旁法式的建築造形，還可以讓人想像出法國殖民時代的繁榮街景。

從張豐隆先生的口中，我們知道東國有豐富的寶石，也有蘊藏量很大的金礦，森林盛產花梨木與檀香木，湄公河流經皇宮廣場前，穿過金邊市，流域兩旁盡是肥沃的沖積平原，形成東國農業的精華區。洞里薩湖位於金邊市的西北方，水產豐富，而連接洞里薩湖的洞里薩河往南奔流至金邊市與湄公河匯合，使得洞里薩湖的重要性從經濟價值擴及到肩負起調節湄公河水量的防洪大任。

像這樣一個既有農業，又有林業；既有水產，又有礦產的國家，理應是一隻尊貴的亮麗鳳凰，可惜他身處越南的西邊，又鄰寮國與泰國的南陲，歷代飽受外力強權威脅。強權覬覦的當然是寶石、與金礦、沃野千里的良田與林木。東國所以動亂不斷，和身懷巨寶不無關連，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懷寶的國家，如果長期積弱不振，又有強權為鄰，則國家必然危矣，這點由東國的遭遇可以獲得印證。

柬埔寨是個佛教國家，雖然曾經是法國的殖民

地，但西方信仰並沒有動搖東國人民對佛教的虔誠。不僅大城市的寺廟富麗堂皇，即使窮鄉僻壤，寺院亦處處可見。老百姓寧可餓著肚子，也要對寺廟做些捐獻的觀念深植東國人民心中。僧人在東國備受尊崇，老和尚的諸多傳奇事蹟，被民眾津津樂道。在東國人民的心目中，德高望眾的僧人都具有無所不能的神通。老百姓常常會告訴我們一些老和尚如何預卜未來，如何來去無蹤，如何神通幻化的故事，可見他們對老和尚的信仰與尊敬，仍停留在「神化了的修行人」的觀念上，這是南傳佛教的特質，也是小乘佛教的特性，和大乘佛教「度化眾生」的理念有出入，與人間佛法「拔苦與樂」的思想也大不相同。

在長期動亂的歷煉中，東國人民似乎已養成一種「逆來順受」的個性，而小乘佛教思想加深了他們「安貧樂道」的生活方式。如果不是這樣，我們真不知道他們如何能在那種艱苦惡劣的環境中煎熬過來。

雖然如此，在貧窮與苦難的災區裏，我們仍然發現許多人間悲劇日夜在上演，尤其當我們聽到一

戶十四口家人的災民，因受不了貧病交加又看不到未來的希望，母親在向鄰居借來的米糧煮成的米湯中，放下大量毒藥，全家飲湯身亡，只留下一位五歲的小女孩，因到鄰家玩耍，逃過一劫的慘劇後，讓我們爲之鼻酸不已。

在東國地方官員的陪同下，我們抽空前往這戶人家，關懷那位倖存的小女孩，只見破舊的高架屋內，除了幾件皺成一團的衣服外，已空無一物，小女孩畏縮在高架屋底層的木柱邊，茫茫然地望著我們，那迷惘的眼神，那伶仃的身影，就像失去父母翼護的孤雛一樣，面對未來的人生，何去何從，充滿迷惘與惆悵。我們除了雙眼噙著淚水，哽咽的軟語慰問外，能做的，就是把帶在身邊的所有乾糧都留下來，並且一再拜託收養她的鄰人，要好好地善待這位命運坎坷的小孤女。

當我們帶著沉重的步履與無奈的心情，告別了那個悲情的地方時，東國的官員告訴我們，這類的家庭悲劇在災區時有所聞，我們聽後心中悲戚不已，同樣是人，一樣是生命，爲什麼在柬埔寨，生命會那樣灰色與苦澀？

除了自發性的家庭悲劇外，柬埔寨人民還要面對來自外力的騷擾與摧殘。在馬德旺省靠近赤棉出沒的村莊，村民兼具災民與難民雙重身分。災民的身分是水、旱天災造成的；而難民的身分是人爲戰亂造成的，天災與人禍的雙重夾擊，村民流離家園，當他們依依不捨，一步三回頭，望著殘破的家園時，心中儘管有百般的痛苦與無奈，也只能無語問蒼天了。

在勘災與賑災期間，我們時常看到難民扶老攜幼帶著簡單的行囊，拖著沉重的步伐，逃離家園的情景，就像無根的浮萍，到處飄泊；他們有的紮棚路旁，有的寄居樹下，有的也會各自搭建簡陋的民屋，鱗次櫛比的聚居在一起，形成零亂無章的難民村。

在臨時的難民村或災民村附近，我們幾乎看不到飛翔的小鳥，也看不到樹叢裏的昆蟲，更看不到讓人害怕與頭痛的老鼠，飛禽與走獸似乎在這裏絕跡了，因爲人們餓慌了，飛禽與走獸無一不被捕來用以療饑。張豐隆先生以他的親身經歷說：「在赤棉高壓恐怖統治時期，人們沒有東西吃，爲求生存



■ 靜思精舍的一位常住師父和慈濟總管理中心副總執行長王端正先生，在東國倉庫內，仔細檢視慈濟所捐贈的大米。

，就連壁虎與蟑螂都是盤中佳餚。「親耳所聞、親眼所見，不禁感嘆東國人民的遭遇，豈是一個「慘」字可以形容的！

慈濟賑濟柬埔寨行動，從一九九四年

十一月到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前後一年的時間，總共大規模的賑濟了四次，賑濟的物資包括米糧、稻種、衣服、抽水機、柴油、機油與遮風蔽雨的塑膠布等，此外，在潤泰企業集團的贊助下，還捐贈了發電量足供數萬戶民眾之用的大型發電機組，

並計畫援建可供超過八百戶災民居住的慈濟村。該村採用整體規畫，統一施工方式進行，其中包括有公園綠地、阡陌良田、灌溉溝渠、學校醫療所與農業改良場等。慈濟這種不求回報、無怨無悔的濟助與關懷，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這個曾經有過輝煌歷史的文化古國，能從廢墟中走出來，從跌倒中站起來，從奄奄一息中活過來，讓這隻浴火後的鳳凰能再度展翼高飛，飛出柬埔寨的榮耀。

四次東國賑災過程確實令人難忘，我們難忘的是災民的苦境；是誤觸地雷斷手斷腳的無辜生命；是嗷嗷待哺的嬰兒哭聲；是眼懷中幼兒無奶可吃，一付無奈的婦女眼神；是因陋就簡、髒亂不堪、衛生不良的難民村；是滿頭白髮、滿臉皺紋，滿身破舊衣著的病弱老人；是逃離家園，一付張惶失措表情的難民……太多的難忘，太多的感傷，只能化成一股對人間悲情的惆悵。

一年來，跑遍了半個柬埔寨，到過最貧窮的茶膠省、干拉省，最危險的馬德旺省、勝利省，最艱苦的婆羅勉省、菩薩省，也到過北部的暹粒省，南部的實居省與國宮省，我們發現柬埔寨舉國上下普



■ 慈濟給予東國不僅是物資的援助，也帶著誠摯的關懷，是跨越國界的藩籬。

遍貧窮與落後。不只老百姓貧窮，政府也貧窮，不僅偏遠地區落後，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金邊市也落後。

我們永遠記得，當我們緊急捐贈了十部抽水機，讓他們能夠搶救逐漸枯萎的稻苗時，中央政府卻因拿不出柴油與機油的經費而愁上眉間。柴油與機

油費用只不過是區區數千元美金，東國政府居然對這筆經費一籌莫展，國庫空虛可想而知。

慈濟的賑災原則是直接、重點、尊重與務實，所以賑濟東國行動，我們不僅動用大批物力，也動用大批人力；不僅用盡了體力，也用盡了腦力。我們帶給東國人民的不僅是物資的幫助，而且是真心

的關懷；帶給東國政府的不僅是我們的友誼，而且是辦事的方法和效率。我們把臺灣民眾的愛心，化做具體的作為，讓東國人民瞭解真正的臺灣，知道真正的慈濟友誼。

東國賑災過程，有四位慈誠隊師兄最辛苦，不能不提，他們是羅明憲師兄、陳金發師兄、陳義明師兄、楊明達師兄。他們是賑災的前鋒部隊，要做「逢河搭橋，遇山開路」的工作。

一次大規模的賑災工程，尤其是要從臺灣派出四、五十位師兄、師姊直接深入災區，親手將賑濟物資發放給數十萬災民，工作過程何其煩瑣，災民的認定、名冊的編造，賑濟物資的採購與集結、發放地點的勘定，發放流程的研擬，交通工具的準備，安全措施的防範，和東國各級政府的溝通協調等，無一不是要先遣師兄預為綢繆，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他們的辛勞也可想而知。

何況我們發放地區包括「紅色高棉」仍然出沒的村落，發放人員的安全成爲賑濟東國的最大挑戰。「紅色高棉」的殘餘部隊，在東國政府軍的全力圍剿下，雖然已退守馬德旺省與勝利省的山區，但

TZU CHENG FOUNDATION



他們採取化整為零的游擊與騷擾戰略，運用「你進我退，你退我進；你來我走，你走我來」的戰術，不斷燒殺擄掠，讓東國政府防不勝防，剿不勝剿，頭痛不已，也讓東國村民飽受驚嚇，生命與財產備受威脅，使我們的賑災工作也增加了不少難度與壓力。

爲了確保慈濟的發放工作順利進行，也爲了讓災民能順利拿到賴以活命的救濟物資，東國政府在發放的前數天，大舉調動軍隊圍剿出沒無常的赤棉部隊。但赤棉殘餘無孔不入，也無所不在，他們換上便衣，混跡人羣，誰能知道他是「赤棉」還是災民？在東國賑災期間，我們還不斷獲悉「紅色高棉」軍隊擄走人質，勒索贖金的消息；也聽到外國記者在「紅色高棉」出沒地區慘遭殺害的事件，這許許多多耳聞目睹的赤棉暴行，讓我們心生戒懼，對發放的安全也特別在意。

■（圖右至左）在發放現場，東國軍人見慈濟人不但送米來，並親自幫災民搬米，也效法一起參與。

TZU CHI FOUNDATION



所幸東國政府也深刻體認維護慈濟賑災團安全的重要，因此賑災期間派遣眾多的軍警在發放的現場與四周嚴加戒備。最讓我們感動的是，為使發放安全進行，東國把他們少有的坦克車調往發放地區執行警戒任務。坦克車雖然老舊，行駛起來轟隆有聲，氣勢驚人，有他們做前導與護衛，對「紅色高棉」不無鎮嚇作用。

全副武裝的軍隊，荷槍實彈，散成戰鬥隊形，每位軍人都用銳厲的眼神掃向四方，他們行進時做前衛；車停時做警戒；下車休息時，把我們衛護在中間；發放時，如果安全無虞，他們會跟著慈濟人幫災民扛米攜糧，個子雖然瘦小，幹起活來卻也乾淨俐落。他們的皮膚被太陽曬得黝黑發亮，但關懷災民的赤誠和我們一樣。經過幾天的朝夕相處，知道我們是遠道從臺灣前來賑災的佛教團體，就顯得更加親切，因為他們也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對我們送給他們的佛珠，相當珍愛。多難之邦的軍人確實責任重大，他們是那樣的年輕，但每天遊走在生與死的邊緣，能有這樣樂觀與開朗的心態，實在讓人難忘。

「多難興邦」是中學時代常出現的作文題目。「多難興邦」不應只是一個概念或是一個口號，「多難興邦」實質的意義在於透過多難的錘煉而產生的那股奮發與激勵的力量。如果國家多難，人民卻又灰心喪志，失去自信與自尊，則多難之邦，不僅無法中興，反而會淪為徹底覆滅的「亡邦」。我們濟助柬埔寨的目的就是要激發出那股奮發的力量，要鼓勵他們重拾自信，找回自尊，能夠在多難之後，孕育出一隻比從前更亮麗的嶄新鳳凰。

朝陽在東方冉冉升起，金黃色的光輝照射在高高的樹糖樹的綠葉上，散發出萬道光芒。遠處有勤勞的農民在田間工作，路上行人來來往往，淡淡的白雲抹過蔚藍天際，朝暾帶來了光明，這似乎象徵著東國的重生與希望；我們祝福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祝福受苦受難的東國人民。當然我們要感恩他們給了我們有深入高棉的因緣；讓我們有與這塊土地廣結善緣的機會，所謂「患難見真誠，板蕩識忠貞」，相信慈濟與柬埔寨的因緣，在愛的互動與善的循環下，能夠生生不息，無際無涯。

